

大師私淑坊

林散之讲授书法

庄希祖 编选 导读

上海书画出版社

大師私淑坊

林散之讲授书法

庄希祖 编选 导读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散之讲授书法 / 庄希祖编选导读.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8

(大师私淑坊)

ISBN 978-7-5479-0645-3

I. ①林… II. ①庄… III. ①汉字—书法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8104号

大师私淑坊

林散之讲授书法

庄希祖 编选 导读

责任编辑 吴云峰

审 读 沈培方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吴蕃中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0.75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0645-3

定价 26.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私淑传统与大师风标（代序）

王立翔

私淑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东汉赵岐章句曰：“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也。”孟子与孔子前后相距百余年，自然是不能“为孔子徒”的，故而赵岐之注将孟子言语中因未能亲炙受教而无限抱憾的隐意准确地揭示了出来。从此，“私淑”一词就为后人袭用，并潜藏下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学习者未能受业但仍尊之为师，二是潜心研习、学有所成且能承传乃师学术。

在今天这个网络用语风行的时代，“粉丝”一词几乎无人不晓，但举出“私淑”这个古老的词，问其准确词义，或许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难以语焉其详。“粉丝”与“私淑”有相近之意，但远不具备“私淑”一词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私淑”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学习的手段，甚至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知识、学问的获取或传播，主要靠口耳相授。故作为学生尤为看重师承关系，以标榜学问的来历、学术的正统。但并非所有求学者都那么幸运，故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前四种是指圣贤施教，各因其材，最后“私淑艾者”，则是指未收入为徒的，可以通过自学以获得其所治之学。毫无疑问，想要“及门受业”远非不辞长途跋涉、多交几根腊肠那么简单，最不可逾越的，是时空交错，不能起先师于黄土啊！故古之学者，更多的是通过“私淑艾者”的方

式,获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本领。在儒学成为封建时代文化主流之后,以孟子的“私善贤人”、“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也”为特征的“私淑”传习方式,以为“善治其身”的治学和精神提升,成为了中国文化绵延后代的一个重要传统。

“私淑”作为师承前贤、绍述学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领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书法一门,“私淑”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上古,因文字的使用大多掌握在高层官宦、贵族手中,故书法的传授都为名门家学、父子传业。又由于书法形式表现的特性,书学者更注重技艺的经验传授,名门望族往往积累世之学,常有非凡成就者。到了两汉时期,教育向庶民普及,书法被作为考核、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东汉赵壹在其《非草书》中称:“今之学草书者……以杜(度)崔(瑗)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赵壹的本意是要非难当时的学书之盛,但却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成为一段难得的史料(杜度为汉章帝(75—88年)时人,做过齐相,崔瑗是杜度的学生。而赵壹则生于杜、崔死后四五十年),“今之学草书者”与“后世慕焉”等关键词,记录了当时学书者在草书名家的影响下普遍自学、专研的状况。这段文字可作为书法史料最早的“私淑”内容看待。

这种风尚所及以及书法形式、内涵的多样化发展,条件优越的学子也纷纷在名师、家学之外寻求新的营养。如后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其年少初学卫夫人,无疑是血脉纯正,但“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段文字虽不能确认出自王羲之,但所记叙之师法过程,结合王书所得各种养分,其内容是被肯定的。因之,王羲之

堪称是私淑前贤的最好典范。

自“二王”成为书法正统后，“二王”一脉的书风几乎主导了其身后的几乎整个书法史，后继者以此为法乳，又依凭各人的努力和禀赋，成就了一座又一座高峰。毫无疑问，“二王”成为了后代书法研习者最重要的“私淑”对象。如同中国其他传统学问、技艺的延续、发展一样，书法的沿革、兴衰，亲授和私淑这两种传习方式，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而形成了独具内蕴的传统，甚至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尊崇。这种尊崇一直延续到现代，以沈尹默等人的深入实践和理论发扬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以白蕉的自我标榜（曾刻有“王右军私淑弟子”印）宣示了“私淑”书学精神的现代延续。

这期间，还有沙孟海、林散之、启功等一批现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名家，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他们在汲取前代营养时更不忘传统的脉络，或取碑刻金石之韵，或举回归帖学之旗，结合个人的性情和睿智，不仅在技艺上刻苦探索，更在学术理论上勤奋耕耘。其中尤以沈尹默成就最为杰出，他很早开始整理古人的书学文献，总结书法规律和学习心得，并结合现代教育理论，倡导书法普及教育，更组织机构，亲自授课。今天看来，他们当初所做的一切，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书法繁荣，不仅在人才培养上，也在书学理论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努力，他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当代书法奠基人。他们堪称是真正的一代大师。

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在他们身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或遭遇旧纲常捣毁，师道无以为尊，或涌来经济大潮，书坛浮躁亢奋。多时以来，审美意识混乱，书法界伪“名家”甚至伪“大师”四处横行。而书法的“私淑”传统未被很好地重新认识，却被一些沽名钓誉者“拿来”到处招摇撞骗，以致浅薄、低俗、粗陋之风盛行。这些状况深深侵害了书法的当今发展，令人不无有书道“式微”、传统“断裂”之虞。凡此种种，令生于今长于斯的当代人，更加体会传承文化的重要性，追念历代前贤所创造的伟大遗产；同时，更加

追思那些作古未远的大师们。因为大师的成就直接浸润了同时代人,更泽被了今天的无数后来者。

在中国,大师一词是学科至高成就的代名词。就国学而言,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必须在中国传统学术(如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除此之外,还要有高尚的品格,堪为公众师表。以此来比附书法领域,前者要涵盖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而后者,则建筑于道德品格上杰出的修为。以此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如前所述,近百年以来,书法领域如上述仅有沈尹默等人可谓为名至实归的一代大师。一方面,他们是真正的书家,均在书法造诣上取得超凡的成就,而非仅仅是善书者(依沈尹默所论);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各有建树,视“学问为终生之事”(沙孟海《与刘江书》),故在现代书法实践和理论建树上均有筚路蓝缕之功。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历经民族和人生艰难困苦,仍保持各自独立思想和铮铮风骨,即使在传统文化遭遇西学强烈冲击之时,他们仍锲而不舍,“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社会所赋予我们发扬光大书法的新任务”(沈尹默《书法散论》)。他们历史使命常怀在胸,且品格鹤立于当时书坛,至今仍是时代的风标,引得无数书法爱好者纷纷追随。

简言之,“私淑”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文化、学术的“绍述”,是前贤人格精神的“追随”,剔除了这个特征,私淑就没有内核可言。大师是一个时代思想和精神的结晶,因此,一个时代需要有大师级人物。私淑传统的承续也需要不断出现新时代的大师级人物,它会以它特殊的方式去引导初学者步入门径,去抚慰徘徊堂奥之外者的迷茫甚或痛苦,去培养出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共同消除书法一脉的外部干扰和内在危机,探索创作与治学更多的奥旨,来秉持前贤的薪火,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在这方面,这些大师学识兼备,身名远播,本身就是私淑传统最重要的弘扬者。我们相信,大师的风标和精神的引领,是事业从无到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保证。我们期望“私淑”的传统,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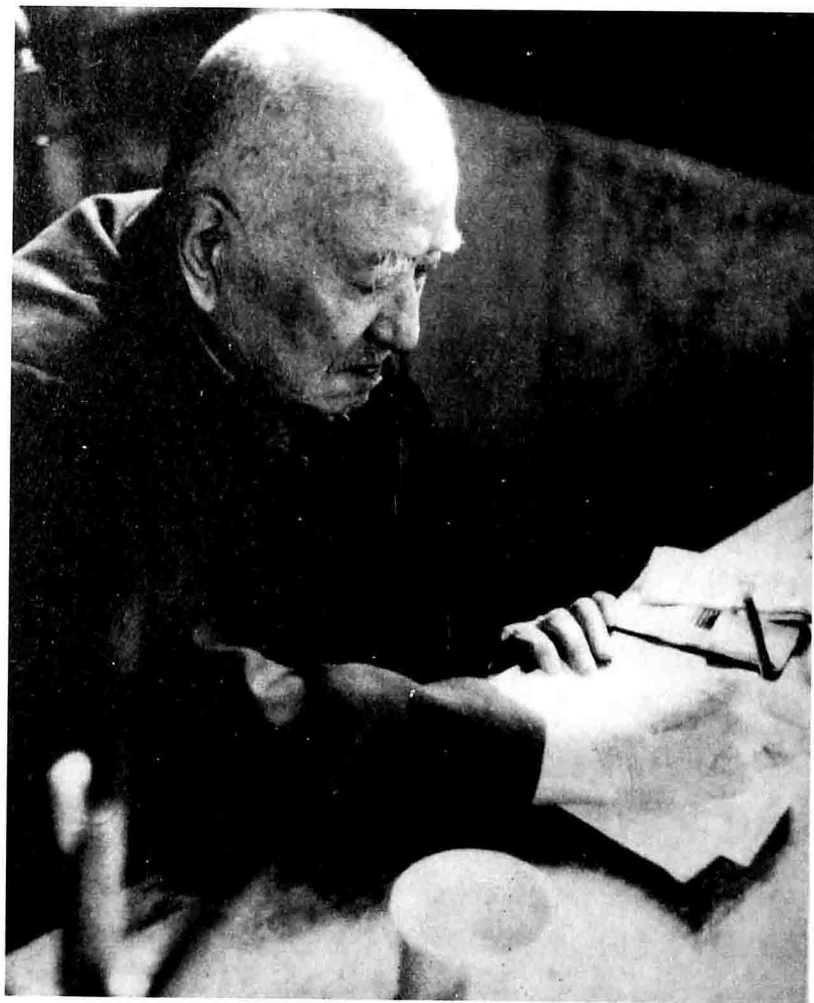
他教育方式一起,能培育出对今天书法有用的杰出人才,以博大的胸怀,涵养古今,吞吐中外,来共同继承前贤的宝贵遗产。

我们千万不要甘愿只做娱乐化的“粉丝”,而忘却甚至丢弃了我们具有千年历史传统和信仰意义的“私淑”文化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编选这套《大师私淑坊》丛书,希冀更多的读者透过这些凝聚心血之作,来获取大师们无比的学识力量,弥补无缘亲炙于大师的遗憾。

愿我们的《大师私淑坊》召唤“私淑”的悠久传统,成为一个无师讲授而俨然师在的讲席,它将是一个不受时空限制、令学人永远神往的课堂。

2013年清明后三日再改于梅川嘉泰暂寄寓所



林散之(1898-1989年)

导言：龙门跳出是真龙¹

——试论林散之先生书论与书艺成就

庄希祖

中国书法银河系中群星璀璨，代不乏人。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当属近当代书法巨星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他不仅被选为二十世纪十大书家之一，而且被推为千年十大书家之列。他的书艺成就以及在书史上的地位已普遍被海内外书家所公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散翁的诗、书、画艺成就犹如一座金矿将不断地被人们挖掘开采，而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林散之先生的草书艺术成就是他诗书画艺术人生金字塔的塔尖。而它的基础是丰厚的中华文化。散翁的爱婿学者李秋水先生曾总结林老的哲学思想：“大体其思想以儒家为核心，老庄哲学为体用，佛家信仰为归依。”²儒释道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成的土壤。可以说这是林散老的精神灵魂。林老一生勤奋好学，年轻时就立下宏志，要在诗书画艺上有所建树，要与古人争一席之地。他痴迷于诗书画，故有“三痴生”、“林三痴”雅号。后其师张栗庵先生将其更名为林散之。张栗庵是前清举人，家拥书城，藏书两万余册。散之先生每天一早去老师家借书，回家勤读，焚膏继晷，翌日即还再借。如此往复数年，可谓博览群书。后经张栗庵先生推荐，他赴沪于黄宾虹先生学山水画时，也仍然每日借黄老家的藏书阅读。同室学画的夏伯舟甚不解，还劝先生要用功学画。然此举却得到宾老的赞许。这说明散翁是真读书人。他胸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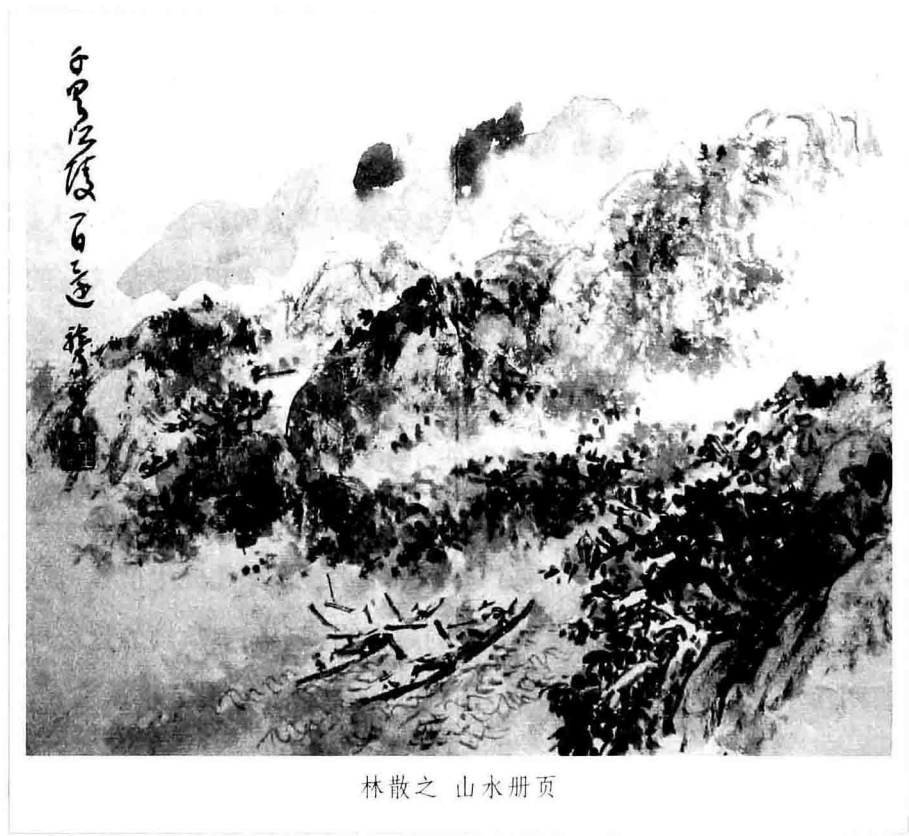
1 林散之《林散之诗集——江上诗存》，《论书绝句十三首之一》，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 李秋水著《拜师》，《纪念林散之先生诞辰110周年文集》，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子史,筑成了他艺术金字塔坚实的根基。

林老一生做诗近三千首,((《江上诗存》刊载二千二百馀首,另有删减和佚散的诗很多。)启功教授在林老《江上诗存》序言中称:

伏读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如勉求近似者,惟杨诚斋或堪比附。然老人之诗,于国之敌,民之贼,当诛者诛,当伐者伐,正气英光,贯穿于篇什之中,则又诚斋所不具,抑且



有所不能也。³

评价在杨万里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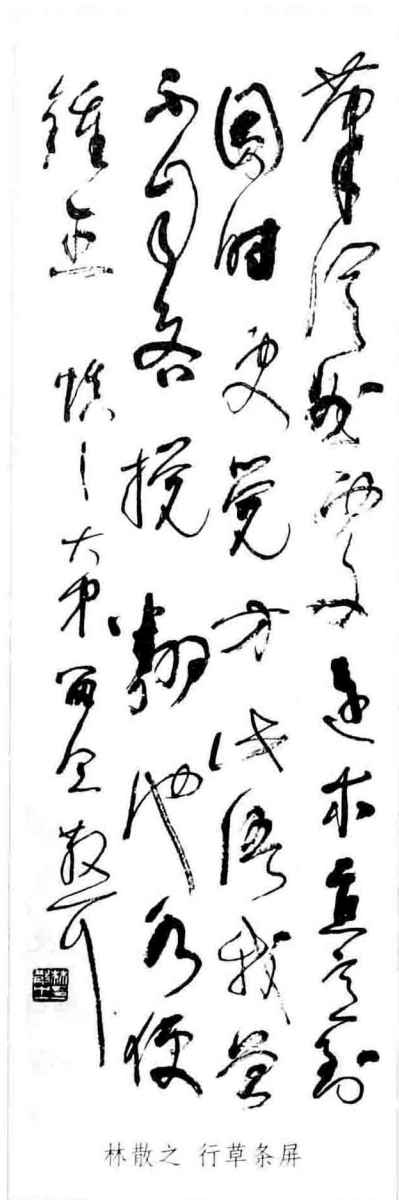
散翁的山水画，秉承宾虹老的衣钵，亚明先生称林老画有出蓝之誉，（散翁斥之曰：“胡扯。”其时我即在场。）傅雷先生在一九六五年称：

林老大作笔墨苍润，得宋元神韵，在宾翁高足中实为仅见。……格调允称逸品，曷胜钦佩。……宾翁笔法迄今未有传人，今始见林老，以弟毕生钦服宾老，对此极感兴奋，国画优秀传统，庶几不堕，实为艺术界之大幸。⁴

林散老在诗画两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牢固地构筑了他艺术金字塔的中腰。正因如此，才使林老草书直达金字塔塔尖，直冲云霄。不容置疑的是，林老的书艺成就还得到了传统书论的支撑。

3 林散之《林散之诗集——江上诗存·启功序》，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4 李不殊编著《黄宾虹、林散之两先生通信考释》，信札（十四）考释中傅雷致汪孝文信。《纪念林散之先生诞辰110周年文集》，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林散之行草条屏



林散之先生在二十三岁(一九二三年)用三年时间编写了《山水类编》(又称《山水画论类钞》),计二十九卷,共三十五万字。此书稿经宾翁多方筹措最终虽未能出版,但此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可称是破荒之举。在林老广搜研究古代画论的同时肯定览及书论,因书画同源,古人往往合而论之。正因为林老在青年时代打下了扎实的书画理论基础,故其晚年仍能不假思索地在画上题写画论,能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及平日的交谈中将早已溶化在他血液里的书论脱口而出,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林老对古代传统书家及论述均已烂熟于胸。

林老为我们留下的书论文章不多,《林散之书画集自序》应该是一篇比较全面地反映林老的学书经验及书学观点的文章。此外就散见于他平时的笔谈书法及论书诗中。

林散之先生因双耳失聪,故与先生交谈多用笔谈,凡亲友及学生与之晤对,他有时会口述作答,有时亦以笔代口,因此林老比一般书家留下更多诗书画艺及做人、做学问的笔谈手稿。然因为是铅笔草稿,大多散佚。

我自一九七三年有幸拜在散翁门下,并与其隔墙而居,故能经常侍奉在先生左右。我出于对恩师的崇拜,故凡先生谈艺,我均有笔录,能收的笔谈稿,我也尽量保存收好。但因上班,不可能全部存录。我曾请林老的长

子林筱之先生有机会将林老平时口述谈艺录音下来,以备日后整理出版。不想林老不愿这么做,他说自己所述的观点古人均已说过,故只能作罢。不过,散翁论书确实基本上均在古人传统书学范围之内。只不过有所侧重与偏好,那亦即是他的书学理论。

林散老论书首先强调人品。人品即艺品,学写字先要学做人。所谓“书如其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他老人家一再告诫学生不能光练字不读书,字写得再好也只是个写字匠,只有多读书才能改变气质由俗变雅。

他要求学生先学楷书,次学行书,最后学草书。他所开的入门碑帖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由刚入手。楷书学柳公权、隶书学《礼器》、行书习《王圣教》、草书临王羲之《十七帖》及孙过庭《书谱》,都是骨刚佳帖。这也是先生身体力行的切身体会。他老人家早年书作刚挺劲健,直到七十以后才由百炼刚化作绕指柔,这柔润的笔画始终骨力内含。这是遵循孙过庭“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的理论力行的。

散翁书作的结体也完全与孙过庭所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理论相吻合。林老晚年自称“趣味随着年龄而变化”,“老年爱平淡天真的字”。⁵林老九十岁前后的草书结体平正,字字独立,且多用淡墨书写。这与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云:“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⁶是一个道理。

林散老经常给学生摘录古代书论名著,如智果《心成颂》、孙过庭《书谱》、《群玉堂米帖》、笪重光《书筏》等。尤其是笪重光《书筏》林老对其推崇备至。我十分荣幸

5 陆衡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十·杂谈,古吴轩出版社,1994年6月版。

6 董其昌《容台别集》,明崇祯三年刻本。



能得到先生的厚爱，他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为我抄写了一通笄重光的《书筏》，并且还不止一次地给我们逐句解释通讲过。散翁对《书筏》的偏爱，肯定受宾翁的影响。因黄老编的《美术丛书》共四十辑，一百六十册，而第一册的开篇之作即为笄重光《书筏》，后有王梦楼题跋：“此卷为笄书中无上妙品，其论书深入三昧处，直与孙虔礼先后并传，《笔阵图》不足数也。”⁷评价极高。鄙以为此篇书论为清代碑学兴起之前，传统帖学技法理论的集大成者。全文虽只寥寥二十九则，八百七十二字（包括王文治跋文），但言简意赅，涉及书法的执笔、运笔、结体、章法、墨法，可以说包罗传统书法帖学技法的全部内容。散翁的书法实践创作也是以《书筏》作为理论基础的。

7 笄重光《书筏》王文治跋、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第一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林散之先生成长于民国初期，书学受碑学徐威的影响，因此林老涉足碑学是必然的。他对碑学理论了如指掌，他曾遍临汉魏碑版：

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⁸

每天“悬腕一百个分书写下来，两膊酸麻不止”⁹。直到七十五岁他名扬天下，也仍然坚持临写汉隶功课。但林老学碑妙在从他的书作中看不到一丝北碑倔强蛮横的气味。这与他的诗书画的丰富学养有关，由于他有极深的学养的消化机制，足以将碑意融化为书卷气、雅气表现出来。他能将碑意化解成草书笔画的曲中求直，直中寓曲的壁坼痕、屋漏痕。当然这种碑质帖貌的突破，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林老中壮年，甚至六十岁以前的书作，始终遵循笄重光《书筏》所要求的，将笔画写得“如金刀之割净”，线条劲挺有力。随着年龄的增加，学养的丰厚，临池功力的深厚，笔画也逐渐由光而变为毛，由直而变为曲，由实而化为虚。这是林老碑帖结合的最佳模式，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书法创作技法的一大贡献。他的草书线条有时沉郁遒练，如万岁枯藤；有时虚无缥缈，如袅袅炊烟；给人如梦如幻，不可名状，羽化而登仙的感觉。当然，其中不排除有山水画皴法技法的自然融入。如果我们将他的精品佳作与古代大家相比，我们会惊讶地发见这是苏黄米蔡、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等均未达到的化境、逸境、仙境。鄙以为这又与散翁能活到九十二岁，比他们都长寿有关。这

8 《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9 陆衡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十四·谈本人，古吴轩出版社，1994年6月版。

与年龄、阅历、功力、学养等渐次增长有一定的关系。假设林散老跟他们一样只活到六十多岁,那么也不可能有草圣林散之了。

综上所述,林散之先生能成为当代草圣,决非偶然,是他执着追求、努力勤奋的结果,他在诗画上取得的极大成功,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书艺成就,再加上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三十多岁孤身一人徒步入川,行程一万六千里),这一切的相辅相成,最终促使他登上草圣的宝座。他的成功经验,以及他宝贵的诗、书、画财富,还有他珍贵的论书笔谈,都是我们学习的范本。

二〇一二年六月